

特展
介紹

名山鉅作—— 張大千廬山圖特展

■ 劉芳如

〈廬山圖〉不僅是張大千晚年的潑墨潑彩傑作，更是存世最大的整絹繪畫，民國一〇八年二月已由文化部核定公告為國寶。此作雖非出自對景寫生，但凝聚了大千畢生的畫藝精粹，筆墨縱橫排盪，並融合潑彩大寫意法，畫面布局宏偉，吞吐著極其撼人的氣勢。今年十月五日至一〇九年一月五日，故宮特別規劃〈廬山圖〉單獨於南部院區 203 陳列室的右側專區展示，一來作為「張大千 120 歲紀念大展」的延續活動，再者也希望南臺灣的觀眾能夠更方便地欣賞到這件國寶名作。



張大千與廬山圖

張大千（1899-1983）本名爰，籍貫四川內江。他早年即銳意專研五代迄清的歷代名跡，奠定傳統書畫根柢。抗戰期間（1941-1943）復前往敦煌臨摹唐宋壁畫，歷時兩年七個月，自此畫風日趨恢弘瑰麗。五十歲後卜居海外，履踪遍涉歐美諸國，閱歷既廣，更能兼融中西，在傳統筆墨基礎上，另創潑墨、潑彩的嶄新格局，成就了後期藝術的典型風格。

七十九歲那年（1977），大千由美國返臺定居，築室臺北外雙溪的摩耶精舍。雖然體力漸趨羸弱，猶堅持作畫不輟，甚至勇於挑戰自我極限。縱 178.5 公分、橫 994.6 公分的〈廬山圖〉（1981-1983）即為其最後的精彩鉅製，也是存世最大的整絹繪畫。

廬山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南郊，又名匡廬。海拔最高達 1,474 公尺，地形特徵極為多樣，含括瀑布、流泉、峰巒，與坡地等不同的景致，集雄、奇、險、秀於一爐，素有「匡廬奇秀甲天下」的美譽。

從東晉以降，許多名人均曾到此遊歷，並留下詠贊的文學作品。唐代李白（701-762）〈望廬山瀑布〉的：「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北宋蘇東坡（1037-1101）〈廬山詩偈〉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未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堪稱此中極為膾炙人口的佳句。至於院藏以廬山為題的古代作品，例如荊浩（九世紀）〈匡廬圖〉和沈周（1427-1509）〈廬山高〉，都是多數人所熟稔的名作，但論尺幅大小，則均不及張大千〈廬山圖〉之壯闊。

說起此作的繪製緣起，其實與大千僑居日本的好友李海天（1923-2013）關係密切。

約在民國六十九年（1980）春夏間，李在橫濱新蓋的「假日大飯店」即將竣工，為了營造入口大廳壯闊的氣勢，特別向大千求一幅大畫，當作鎮店之寶。當時外界曾一度謠傳大千因為支應生活開銷，時常多產求售，以致畫作的品質下滑，甚至還找人代筆云云。大千亟於澄清事實，證明他依舊寶刀未老，很爽快地答應了李的這項請求。

為了配合旅館大廳牆面的尺寸，李海天特別從日本京都黃鶴堂高價訂製了一匹縱 1.8 公尺、橫 10 公尺長的超大整絹。¹ 大千甚至將摩耶精舍畫室中原本的隔間牆拆除，移走沙發和桌椅，架設了一張比畫絹稍大的畫案，以便奮力一搏，決心要為他的藝術生涯再創新高。

等材料、畫室、畫案逐一就緒，接下的課題就是「究竟要畫什麼」了。陸續被李海天、黃天才（1943 年生）等好友提議的「萬里長城」、「長江三峽」等，全都被大千否決掉，最後還是由他自己拍板定案——「畫廬山」。問題是，大千雖然遊歷過世界極多的名山勝景，卻從未到過著名的廬山。選擇畫〈廬山圖〉的箇中原委，大千本人生前並沒有明說，據黃天才事後引述大千的詩句「自詡名山足此生」來揣摩，大千晚年既然接下了這幀鉅作的挑戰，當然不會希望重複自己以前畫過的題材，所以才挑選了一處內心最嚮往，也最有象徵意義的山水來入畫。

為了做足準備，大千開始努力地調閱《水經注》、《廬山誌》及各家遊記，香港的好友沈葦窗（1918-1995）也協助彙整廬山名勝的資料，並在長紙上用紅、綠、黑三種色筆詳細標註地形地貌，包含五老峰、黃龍潭、青玉峽、好漢坡、大小孤山等，提供給他做為設計圖稿時的參考。²

廬山圖的創作

經過半年多的擊畫，至民國七十年（1981）七月七日，〈廬山圖〉終於正式開筆。當日前來摩耶精舍觀摩的人，有張羣（1889-1990）、張學良（1901-2001）夫婦、王新衡（1908-1987）夫婦、王一方夫婦、張繼正夫人杜芬、沈葦窗等多位好友。夫人徐雯波及姪女張嘉德擔任助手，待畫絹全面潤濕之後，只見大千手握如椽大筆，站在矮凳上，往絹布上來回拖



圖1 張大千在夫人徐雯波扶持下，揮動大筆創作〈廬山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動，略略勾勒定位。（圖1）接著，端起盛著顏料的瓷鉢，從畫絹的另一邊連潑帶灑。一會兒又用排筆導引顏料流動的方向，並且添加筆墨點染，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旁觀的眾人依然識不得廬山真面目，只意識到眼前這張鉅作，勢必要消耗掉大千極大的體力和心力。³

爾後，〈廬山圖〉的繪製工程時斷時續。當大千體力、精神皆佳的白天，他就會奮臂潑灑，墨彩兼施，夜晚則較常持筆添加鉤皴點染，徐徐經營。一旦層次積累漸厚，畫面便自然散發出渾厚、蒼鬱的韻致。

不過，由於大千生性喜歡熱鬧，家裡經常高朋滿座，書畫的應酬也從不間斷，有時難免因此延遲了〈廬山圖〉的繪製進度。他的好友張羣看在眼里，非常擔心大千年事已高，是否經得起這般勞神。十月間，就曾經致書規勸他要善自珍攝，信中寫到：「好節塵勞慎飲食，願君善保千金軀。……大千弟亦應勉節搏俎過從之煩重，一身之頤養，即所以延藝文之命脈，願以至交之情誼，進此藥石之諍言，遠慮深衷，當承採納也。」如此語重心長，大千自然深受感動，遂將書函張掛於畫室，奉為惕勵自己的座右銘。



圖2 民國 張大千 廬山圖 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徐雯波女士暨家屬捐贈

在〈廬山圖〉的繪製過程中，還發生過幾樁重要事件，值得在此一提。

其一是七十一年（1982）四月廿二日下午，摩納哥國王雷尼爾三世親王和葛莉絲凱莉王妃專程到摩耶精舍觀賞此作。這是首度國家元首親臨造訪民間畫家的工作室，意義自然不同凡響。當日大千不但以四川特色點心招待國王夫婦，還用短短二十分鐘的時間，畫成一幅縱3尺，橫4尺的〈墨荷圖〉相贈，讓貴客見識到國畫大師超凡的功力。

其次是七月十九日，西仕颱風肆虐北臺灣，洪水淹至外雙溪，摩耶精舍的大畫室亦遭波及，水深及膝，損及若干冊大千的舊詩稿，所幸平放在大畫室上的〈廬山圖〉沒有被淹到，誠為不幸中之幸。

同年十月，蔣孝勇（1948-1996）造訪摩耶精舍，見到大千必須由人抬上畫案，趴在案上作畫的艱辛，便幫他設計了一支與原畫寬度相當的鋁質滾筒，固定於畫案下緣，俾利於上下舒捲畫絹。當要畫上端時，只消把畫絹捲到近邊，無論站著或坐著揮毫，都無不可。有了這項巧妙的設施，無疑讓大千後期繪製〈廬山圖〉方便不少，進度也隨之加快了。

至民國七十二年（1983）初，〈廬山圖〉已大致成形，遂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先送付托裱，參加一月廿日開幕的「張大千書畫展」，與其餘五十件作品一齊展出。二月下旬從史博館取回〈廬山圖〉之後，大千猶思續加潤飾，卻不料三月八日心臟病發，送榮總急診，三月十二日還一度心跳停止，搶救後已神智昏迷，至四月二日清晨病逝。延續長達一年又八個月的〈廬山圖〉創作里程，也至此劃下了休止符。

廬山圖之美

〈廬山圖〉在接近十公尺的寬闊幅面當中，除了左側以屈曲的鄱陽湖作收尾外，其餘則盡是群峰連綿、瀑布流洩與煙嵐繚繞之景，布局雄奇而賦彩瑰麗。（圖2）全畫中起伏的山勢，可約略區隔為三大塊量體，相互間透過潑墨與青綠潑彩的手法作統合，色與墨的堆積、分布，處處充滿了輕重、濃淡與深淺的層次變化，觀之令人悠然神往。

全卷中，青綠色重彩最為凝聚的位置，殆有兩處，其一在畫幅中段，瀑布右方的峰巒，另一則是在接近卷尾，下頃的峰坡上。



遠看此作時，觀者的視線會不自覺地被流漾、堆疊的石青石綠色所吸引。墨彩潑灑處，雖然描畫的線條不多，但顏料本身豐富的層次變化，足可讓人聯想及崇山之間濃密交織的森林與植被。(圖3)

緣著畫幅下端的前景，分列了數十株參天巨木(圖4)，每棵樹幹的分枝和點葉，形象極為變化多端。實際的廬山，隨著海拔高度的不同，生長的樹種確實充滿了多樣性，

包括常綠闊葉林和落葉林，獨特的樹種有山松、柳杉、扁柏等。〈廬山圖〉裡遠近布排的喬木和叢林，當然有別於對景寫生，除了必須顧及物形物理的掌握，更涵融了運筆使墨的高度藝術性。據當時經常造訪摩耶精舍的好友樂恕人追述，大千曾在某個晚上，以寫篆書的筆法，花了兩小時才完成兩棵松樹，畫完連手臂都痠痛了，第二天還去榮總做物理治療，足見繪製大畫之艱辛。



圖 3-1 | 〈廬山圖〉的青綠潑彩



圖 3-2 | 〈廬山圖〉的青綠潑彩



圖 4-1 | 〈廬山圖〉前景的巨木



圖 4-2 | 〈廬山圖〉前景的巨木

廬山實景素以擁有眾多的泉瀑著稱，〈廬山圖〉中，也分別畫了一明、一晦兩道瀑布。（圖5）最明顯的是從山坳處分作兩段，傾瀉而下的那道銀練，經由青綠潑彩與墨色的烘托，感覺格外照人眼明。而隔著幾株巨木的右邊，另有兩折較小的瀑布，隱身在樹叢後方，墨色染量略微淺淡。兩道瀑布主從分明，也互為呼應，共同為這幅鉅作譜出奔騰澎湃的自然樂章。

全畫中，尚有若干樓觀、屋宇、遠山、樹叢，只空鉤出輪廓，或者僅略施微染。（圖6）嚴格論列，〈廬山圖〉應是一件僅完成九成左右的作品。儘管如此，當從較遠處總覽全局時，山中的屋宇、小樹，和遠方微微露出的山頭，俱被大塊面的深淺色墨所籠罩，儼然是煙雲縹緲間所見到的山中景致。即便有這些尚未完成的細節，似乎也沒有甚麼違和之處了。

在群峰之巔的餘白處，題有兩首七言絕句：「從君側看與橫看，疊壑層巒杳靄間；彷彿坡仙開笑口，汝真胸次有廬山。 遠公

已遠無蓮社，陶令肩輿去不還；待洗瘴烟橫霧盡，過溪亭坐我看山。」（圖7）詩句未了，並未見署款及鈐印，顯然大千原本是打算，等待全畫修潤底定，再來續完。

其實，張大千的〈廬山詩〉總共寫了三首，題在畫上的兩首，與原稿僅有一字之差，即「坡仙」本來作「坡翁」。另外還有一首，內容為：「題畫廬山幃子，予故未嘗游茲山也。不師董巨不荆關，潑墨皴盆自笑頑；欲起坡翁橫側看，信知胸次有廬山。」七十二年（1983）一月，大千將這三首詩，分別用兩紙書寫，交與好友樂恕人，忒謙地央其代為修改。

三首〈廬山詩〉後來輾轉歸周勤夫（1929-2011）所有，他又請李猷（1915-1997）在詩後題上跋語：「平生不識廬山面，却與廬山夢寐通；艱苦圖成心血盡，已無餘力署爰翁。看盡名山歷九州，等閒殘稿幸能留；延津劍合知何日，似此球琳不易求。」並且將兩紙合裱成單片的上下幅（圖8），故宮秦孝儀（1921-2007）院長獲悉此事，乃從勤夫手中購得，讓詩與畫得以珠聯璧合，同為故宮典藏。



圖 5-1 | 〈廬山圖〉的大瀑布



圖 5-2 | 〈廬山圖〉的小瀑布

細讀〈廬山詩〉後面畫家的自題和李猷的跋語，無疑更加印證，儘管大千未曾跡履廬山，暮年卻能迸發超強的魄力，一任彩墨隨興潑灑，筆端妙造新境，締造前所未見的勝景，實可謂堪與真境夢寐相合。

〈廬山圖〉裡，一度曾畫入兩名古裝人物，援以象徵東晉隱居在廬山東林寺的高僧惠遠（334-416）與來訪的名士陶淵明（365-427），後來竟被大千以山石覆蓋掉（圖9），人問為何？他的回答就如同題〈廬山圖〉詩中所指，兩公今日俱已不復得見，惟有留待

有朝一日親自登臨，才能效法古人，在過溪亭邊飽遊臥看廬山之美了！

廬山圖入藏故宮

大千過世之後，當初向大千訂畫的李海天，深知〈廬山圖〉的意義重大，並沒有訴求要履行約定，此作遂得由大千家屬繼續保管，其間也赴外展出過好幾次。（附表）直到八十一年（1992）底，張家人才決定尊重大千好友張羣生前的願望，將〈廬山圖〉捐贈給故宮永久典藏。



圖 6-1 | 〈廬山圖〉左上方未完成的遠山



圖 6-2 | 〈廬山圖〉中段未完成的屋宇和樹叢



圖 6-3 | 〈廬山圖〉右方未完成的山石與小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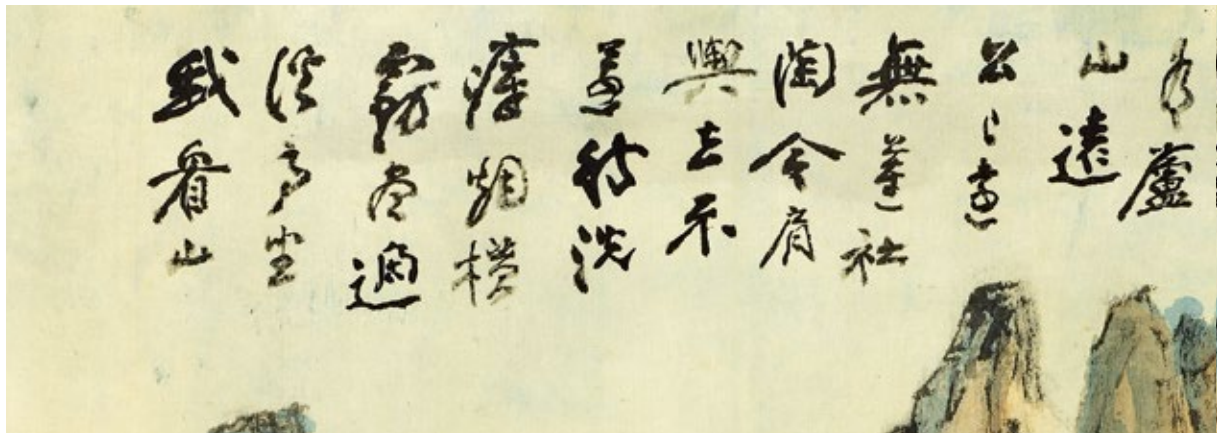


圖 7 | 〈廬山圖〉題畫詩二首

八十二年四月一日，就在大千逝世十週年忌日的前一天，故宮舉行了〈廬山圖〉的受贈儀式。觀禮人士包括張大千家屬徐雯波、張葆蘿，張大千友人張學良、趙一荻伉儷、張羣長公子張繼正、杜芬伉儷、王新衡夫人壽幼蘭、李海天、黃天才、郭小莊等多人。

秦孝儀院長在受贈致詞中重申：「張大千逝世時，張岳公（張羣）裁定此一大千先生最後力作，必須歸藏故宮，而張府和原來創意請求張大千先生經營這一巨幅力作的李海天先生，都毫不躊躇的慨然允諾，讓這一

巨幅偉構，在十年之後，也就是張岳公升天將近三年的此刻，終於歸藏故宮。」當場並頒發感謝獎狀，分別致送給徐雯波、張葆蘿、李海天三位。

〈廬山圖〉成為故宮典藏之後，曾經數度展示此作，展出時均規劃以獨立的展櫃來陳列，因為作品氣勢撼人，每能成為展場內最吸睛的亮點。一〇六年（2017）十月至十二月故宮規劃〈名山大川——巨幅名畫展〉時，即向文化部文資局陳報，申請將〈廬山圖〉定為國寶。今年二月，終獲正式核定公



圖 6-4 | 〈廬山圖〉右上方未完成的遠山



圖 6-5 | 〈廬山圖〉右下方尚未完成的屋宇和近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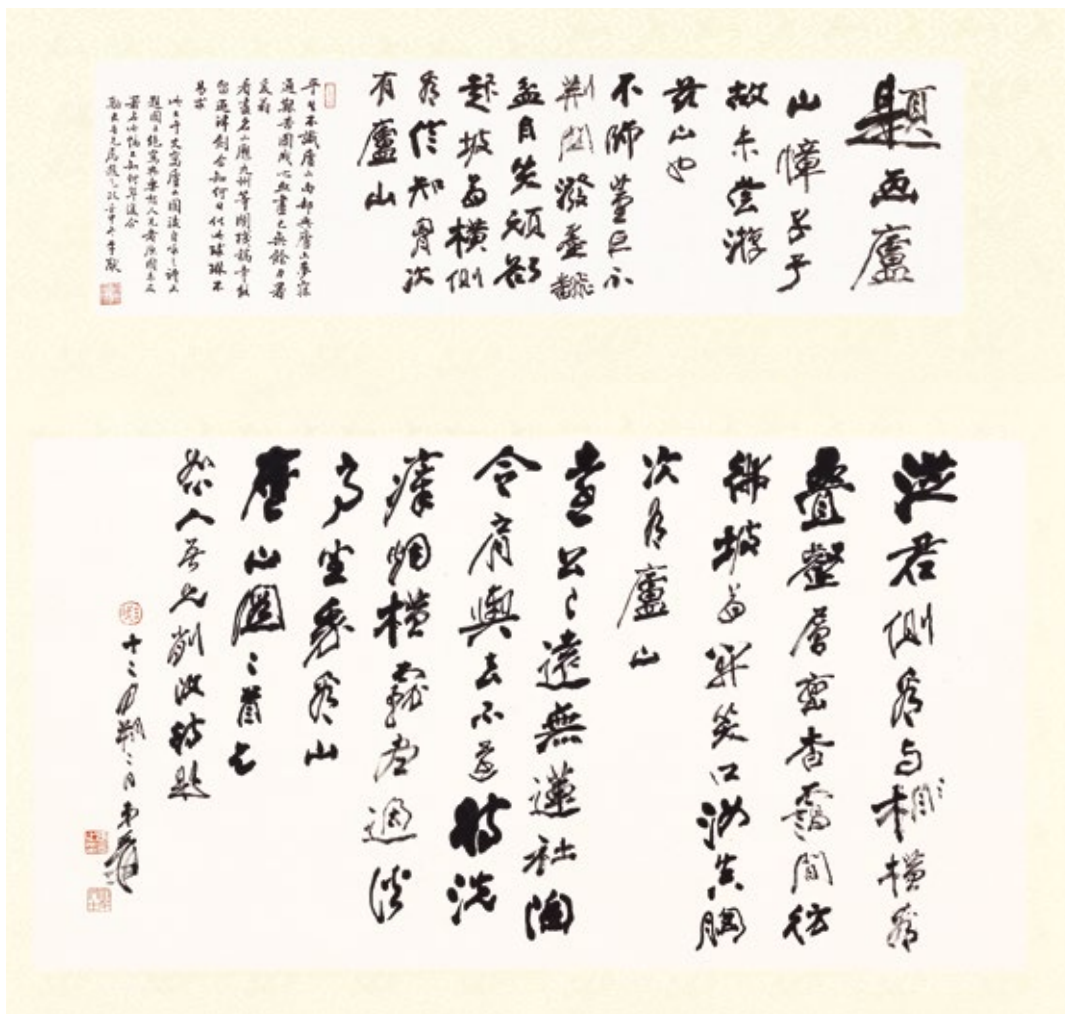


圖8 | 張大千〈廬山詩〉三首 單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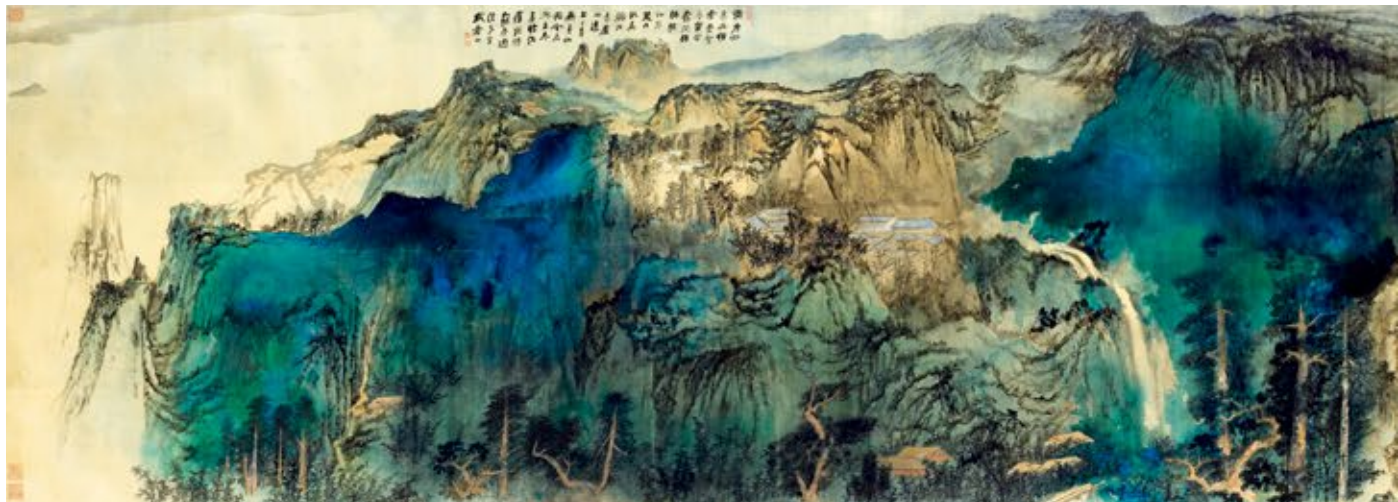


圖10 | 民國張大千〈廬山圖〉模擬鈐印後的圖像 林子淵電腦合成



圖9 | 〈廬山圖〉畫中原有兩名高士，後來被山石所掩蓋。

告，成為故宮典藏的近現代繪畫中，首件被列入國寶級的作品。

遲來的印章

大千辭世前，〈廬山圖〉的上方雖已題了兩首詩，但終未落款、鈐印，不免美中不足。其實〈廬山圖〉繪製期間，大千曾經委請方介堪（1901-1987）⁴為此作鑄刻四顆閒章，書函云：「敬乞介堪吾兄賜刻以放易莊、以簡易密、閉門造車、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長一寸寬，並乞朱文為感盼也，弟爰叩首。」可惜的是，上述四方印章雖已完成，卻沒來得及交付到大千手中。

今年四月，承方介堪之子方廣強（1946生）寄來這四方印的印拓。縱使無法將四方印拓裱貼到業已入藏故宮的作品上，不過這次「名山鉅作」展出時，特別運用電腦合成技術，參考大千畫作鈐印的習慣，在〈廬山圖〉的數位影像上添配印章（圖10），並製作成短片，於展場同步播放，讓觀眾得以欣賞到更接近完美的詩、書、畫、印「四美具合」的完整面目。



由於〈廬山圖〉幅面碩大，四印分成左右兩組，較大的「以放易莊」（5.25×5.25公分）、「以簡易密」（5.3×5.3公分）置於左下（圖11），略小的「有此山川」（3.9×3.9公分）、「閉門造車」（3.9×3.9公分）置於右下。（圖12）這十六字印文，相當忠實地道出大千繪製此鉅作時的心情投射，可謂替〈廬山圖〉留下絕佳的註腳，也可以發揮押角章為畫面攔邊封角、填補留白的功能。

另外，再從大千捐贈給故宮的自用印中，挑選張樾丞（1883-1961）⁵刻的齋館印「大風堂」（圖13），王壯為（1909-1998）⁶刻的齋館印「摩耶精舍」（圖14）、和方介堪刻的姓名印「張爰之印」、「大千居士」（圖15），分別放在左上角，以及兩首題詩的前後。

即便沒有大千親署的名款，也算首尾俱足了。

小結

張大千〈廬山圖〉的主題固然賡續自傳統，但筆墨內涵則全然是大千的自家面貌。



圖11 方介堪刻
以放易莊 以簡易密
方廣強提供



圖12 方介堪刻
有此山川 閉門造車
方廣強提供

附表：張大千〈廬山圖〉展出紀錄

作者整理

	日期	地點	展覽名稱
1	1983年1月20日至2月10日	國立歷史博物館	張大千書畫展
2	1983年4月5日至5月26日	臺南市政府體育館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籌備處 澎湖縣立圖書館 基隆市海門藝廊 臺中圖書館中興堂 新竹社會教育館大禮堂	張大千廬山圖展 ⁸
3	1991年8月28日至10月25日	華盛頓沙可樂畫廊	挑戰古人——張大千畫展
4	1991年11月24日至1992年4月5日	聖路易藝術博物館	挑戰古人——張大千畫展
5	1992年4月29日至7月19日	紐約亞洲協會	挑戰古人——張大千畫展
6	1995年10月10日至12月31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樓	故宮受贈文物選萃
7	1998年9月26日至1999年1月20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	張大千的世界特展
8	2008年4月2日至6月2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	張大千逝世25周年紀念展
9	2017年10月1日至12月2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	名山大川——巨幅名畫展
10	2019年10月5日至2020年1月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名山鉅作——張大千廬山圖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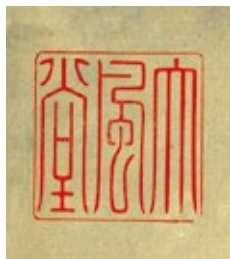


圖 13 張樾丞刻 大風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王壯為刻
摩耶精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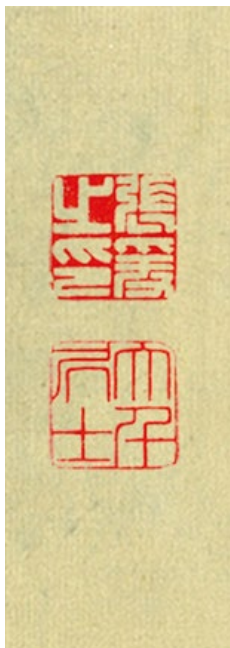


圖 15 方介堪刻
張爰之印 大千居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通幅以潑墨潑彩為基底，並輔以層層渲染、堆壘交錯，最終再藉筆墨線條統合全局，令廬山的雄厚幽深及磅薄氣勢盡收眼底，完整展現出大千畢生畫藝的偉大成就。

今年五月十日適逢大千 120 歲誕辰，故宮已於四月一日至六月廿五日在北院舉辦「巨匠的剪影——張大千 120 歲紀念大展」，蔚為藝壇一時之盛。惟當時因〈廬山圖〉猶在限展期間，未能同步展出。⁷ 故特選在十月五日至明年一月五日，於故宮南部院區單獨規劃「名山鉅作——張大千廬山圖特展」，在 203 陳列室闢專區陳列，作為紀念大千誕辰的延續活動，歡迎南臺灣喜愛大千藝術的朋友們把握良機，前來親炙這件國寶級名作。

附記：本文的撰寫，承方廣強先生、吳文隆先生提供資料，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參黃天才，〈髯翁胸次有廬山〉，《五百年來一大千》（臺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55。
2. 參黃天才，〈張大千廬山圖的製作經緯〉，原載《大成》，112 期（1983.3），頁 36。
3. 參黃天才，〈髯翁胸次有廬山〉，《五百年來一大千》，頁 64。
4. 方介堪，名嚴，浙江永嘉人。工書畫、篆刻，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並為大千鑄印數百方。
5. 張樾丞，原名福蔭，後以字行，河北新河人。清末民初著名篆刻家，於北京開設「同古堂」，有「鐵筆聖手」的美譽。
6. 王壯為，本名沅禮，河北易縣人。精研書法、篆刻、書論，取揚雄「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句意，自號壯為。渡臺後，任教於師大美術系。
7. 基於保護紙絹類文物的考量，故宮書畫的展期，每次以三個月為限，展後須歸庫養護至少十八個月，始得再次展出。
8. 展出地點，根據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之資料整理。

參考書目

1. 黃天才，〈張大千廬山圖的製作經緯〉，《大成》，112 期，1983 年 1 月，頁 35-37。
2. 樂恕人，〈廬山圖及其題畫詩〉，《張大千紀念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8，頁 72-77。
3. 巴東，〈廬山圖〉，《張大千研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頁 145-147。
4. 黃天才，〈髯翁胸次有廬山〉，《五百年來一大千》，臺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49-82。
5. 王家誠，〈廬山煙雨〉，《畫壇奇才張大千》，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 814-826。
6. 劉芳如，〈名山與大川——張大千呂佛庭巨幅雙璧〉，《故宮文物月刊》，417 期，2017 年 12 月，頁 48-61。
7. 方廣強，〈畫方印說前事——先父方介堪為張大千廬山圖治印的經過〉，2019 年 4 月 28 日，<http://www.zhangdaqian.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75&id=3441>，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2 日。
8. 何炎泉，〈前瞻書畫鑑賞家周勳夫——從張大千廬山圖與院藏六件書畫談起〉，《故宮文物月刊》，434 期，2019 年 5 月，頁 90-99。